

提速降费别耍“小聪明”

汤嘉琛

今日论语

在近期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，李克强总理要求电信企业尽快发布提速降费方案计划。随后，工信部表示力争年底前手机流量费和宽带资费同比下降30%，三大电信运营商也公布了各自的提速降费举措及目标，资费最高降幅达35%以上。然而，一项网络调查显示，超八成网友认为运营商的提速降费方案“缺乏诚意”。

有不少民生难题，都是在“总理喊话”之后才出现新气象。不过，在电信业提速降费的问题上，总理这次似乎被三大运营商集体“忽悠”了——移动、联通和电信

确实第一时间响应了提速降费的要求，也推出了五花八门的优惠套餐，但最终效果更像它们借总理之名搞了一次促销，而公众并没有享受到多大实惠。

略举两例：比如，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推出的“夜间流量”套餐，虽然资费标准相对便宜，但23时至次日7时之间，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恐怕并不多，即使有也主要使用家里的无线网络；再比如，中国联通推出的“网速免费翻倍”方案，看上去很给力，但宽带用户能体验的实际网速一直低于运营商的自我标榜。

至于“流量银行”“年流量包”“流量转增”等新潮概念，大多以用户开通全新的业务为前提，噱头大于实际意义。有网友甚至反

映，某些运营商推出的提速降费方案有明降暗升的嫌疑，个别套餐的资费标准比以前还要高。由此不难看出，三大运营商看似很慷慨，实质上却在每个细节里都透出商人公司的狡黠和精明。

商业公司将成本和利润置于重要位置进行权衡，原本不应苛求，但三大运营商如今的表现确实只能算是“小聪明”。在微信聊天、语音通话、视频通话等新兴社交方式逐渐将短信、电话等业务挤出历史舞台的背景下，传统运营商以如此没有诚意的提速降费方案为用户“画饼”，显然只会进一步恶化自身的公共形象。

真正值得倡导的“大智慧”是，从坐吃垄断利润的美梦中醒来，实实在在地将提速降费做到位，改变“网

费标准是美国4倍，但网速不及对方一半”的现状，以优质服务重新获得用户的青睐。短期来看，提速降费可能会让传统运营商损失一些眼前利益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努力留住用户才能在“互联网+”时代屹立潮头。

技术革新往往会带来颠覆性的行业革命，约车软件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冲击是这样，微信等通讯工具对传统运营商的冲击也是如此。用户的眼睛是雪亮的，那些仍在社会变革的火山口呼呼大睡的传统巨头，必须认清形势，不能继续自欺欺人和忽悠用户了。少耍“小聪明”，多算“大账”，以更积极的姿态拥抱改革、拥抱市场，让用户享受更多的科技和改革红利，这才是传统运营上的突围之路。

“神创业板”有无泡沫？

连建明

创业板被戏称为“神创业板”，因为创业板创下的许多纪录，除了“神”已经无法用一般语言来形容了。上周，乐视网总市值超越了万科，而乐视网无论营业收入还是净利润大约只有万科的一个零头。

创业板目前的市盈率114倍，和纳斯达克当年泡沫破裂前差不多，但看好的人还很多，一个理由是美国亏损公司股价高高在上，如亏损的特斯拉股价是200多美元，京东没盈利，市值却是3000亿人民币……为什么创业板股票不可以200元、300元、400元？

其实这是个误区，美国并非亏损公司股价都高高在上，那些股价高的自有原因。市盈率并非衡量股价唯一标准，但不等于市场就没有标准了，比如，营业收入就是一个重要标准，因为这表示一个创新产品被市场的接受程度。就说特斯拉，今年一季度亏损1.54亿美元，但一季度汽车销售量创下10045辆的季度历史新高，营收为9.399亿美元，同比增长51%。公司的亏损不是因为产品卖不出去，是因为支出大笔资金投入新产品和扩大产能。

再看京东，2015年第一季度交易总额878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99%。比较一下A股上市的7家营业收入较高的商业企业（包括苏宁云商、百联股份、永辉超市、豫园商城、大商股份、王府井、南京新百等），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合计777亿元，略低于京东。这7家公司的总市值也是3000亿元，和京东相当，京东的估值实际上是合理的。

其实，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大部分市值不高，如视频行业龙头老大——优酷土豆最近大涨，总市值不过280亿元人民币，而创业板的乐视网市值是1325亿元，暴风科技的市值是271亿元。暴风科技如果在美国上市，根本不可能达到现在的市值。

创业板的这轮火爆行情对于引导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，起到了“榜样”的示范作用，从这个角度看，还是有意义的。但是，也要看到，现在这些公司还缺乏能够引领市场的创新拳头产品，销售额还很低，还没有苹果，没有特斯拉……过高的股价显然存在泡沫。现在需要的是脚踏实地搞出真正的创新产品，而不是光炒股票。

让博物馆文明融入社会心灵

权威声音

“博物馆致力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”，第三十九个“国际博物馆日”到来之际，各地的博物馆或免费开放，或举行活动，为公众生活注入了新活力。

数据显示，全国博物馆总数超过4000家，年均接待观众超6亿人次。在我国，博物馆早已不是高高在上的象牙塔，大门向全社会敞开。人们置身于风格各异的场馆内，在精彩纷呈的文物展品中，在光影变幻的生动呈现中，感

受文明的诗意，探寻自然的奥秘。这是令人惬意的文化生活。

“如果把藏品当作是博物馆的心脏，那么教育就是博物馆的灵魂。”一项调查数据显示，在体验学校带领的博物馆团体参观活动后，特困生对艺术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至少能提高18%。有人研究发现，诺贝尔奖得主中，有相当一部分都有童年时期的博物馆经历，这对点燃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热情很有帮助。无论时代如何变幻，充分挖掘藏品内涵，帮助参观者提升人文和科学素养，依然是博物馆的核心功能所在。

当今社会信息爆炸、节奏加快，人们心理压力日增，而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却可以潜移默化、润物无声，使参观者敬畏历史、珍爱生命、相信科学，在不知不觉中，卸下偏激、盲从、情绪化、极端化等精神负资产，获得内心的宁静。

“与城市一起成长，和我们共同进步。”一位博物馆学专业人士说：博物馆不是一种被动的存在，而是国民生活中富有活力的一部分。让我们在博物馆遇见更广阔的世界，让博物馆文明融入社会的心灵。（吕晓娟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）



争「头」不冒险？

「老宅挖出袁大头，多方争夺不罢休。法院表态出意料，银元可能归国有。」
田乡田畝村的汪大爷家挖出一百二十八枚袁大头，即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。汪大爷的侄孙、现在房主詹某，以及给汪大爷养老送终的村委会，都介入了对银元的争夺，并引发官司。法院表示，案件审结后将作出司法建议，如果查不清银元是谁埋藏，而且找不到继承人，如果查不清银元将「充公」上交给国家。
孺子牛画

网视舆情

舆论对于宏大的政策话语向来介入空间有限，简政放权作为近年的热门议题，却显得颇为另类，借助一些个案，外界的讨论非常热闹。上周有几个话题都和简政放权有关，首先是李克强总理举例“我妈是我妈”这类奇葩证明，随后不少媒体爆出类似案例，舆论吐槽极为壮观；其次是一段名为《任性的领导讲话》的视频，一位自称“任长春”的领导语出惊人，在讲话中直言“国家规定是狗屁”；还有就是桔子水晶酒店集团CEO吴海一封题为《做企业这么多年 我太憋屈了》的公开信，作者在信中提到与政府打交道的经历，公开信不仅在网上传，多个部委也很快对此作出回应。

奇葩证明似乎已经成为一种

憋屈的简政放权

何小手

新闻类别，每过一段时间媒体就会爆出新的案例，“我妈是我妈”这种极端现象曝光后，类似的版本陆续流出，例如让一岁小孩开不犯罪证明，买房要开“单身证明”等，有媒体统计，最近一周媒体曝光了28起“奇葩证明”，其中房管部门占比超三成。客观地说，这些案例虽然具有典型性，但其实并不新鲜，此前广州的政协常委就证件话题专门做了调研，结果显示一个公民一生要办103个证件。人们对“奇葩证明”的围观和批判热情，和对户口这类老大难问题的声讨本质上并无差别。有网友将类似的办证现象归结为“一道无解的世纪难题”，

中央层面简政放权力度很大，但过程看来并不轻松。

“奇葩证明”的存在逻辑是什么？媒体的调查结果显示逾六成认为“奇葩证明”是找茬。这种印象在政策制定者一方也受到认同，只是表述有所不同。在推动简政放权的过程中，官方多次提及政策落实打通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。有的地方民众对中央心怀感激，对地方官员却恨之入骨，原因就在于政策得不到落实。放在平时，那位官员“国家规定是狗屁”的表态可能会被视为雷人雷语，类似的极端言论可能不适宜过度解读，但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，这样一句不经意间“真

心话”却暴露了问题的症结，让人感慨万千。

如果说“奇葩证明”是极端现象，属于少数人的遭遇，那么吴海所呈现的简政放权困境则具有相对的普遍性。他的那篇公开信没有讲大道理，却收获很多人的共鸣，“做企业太难”在这几天成了网络热词，“这样的话题，这般憋屈，其实在日常社会活动和网络广场中早有喷发。”仅有的差别是，企业家这次公开吐槽得到了多家政府部门的回应。名目繁多的审批让企业不堪重负，这背后不仅因为制度的束缚，更多时候可能是政府官员的角色扮演出了问题，后者涉及到政府部门是否依法行政这类复杂议题。多个部委做出回应，这一动作是要解决具体问题，还是仅仅只是一种姿态展示，目前尚不清楚，但这种互动无疑是种好迹象。

新民新语

翻译的存在感

郁晶陶

翻译这项职业，是沟通不同语言使用者的桥梁。在一路物通时，人们往往不会予以桥梁太多关注，但当桥梁发生问题，令人们行走艰难，甚至走上岔路时，其存在感反而大大增强。

比如，当一支球队的翻译被质疑给外籍主帅的发言添油加醋的时候；又比如，当一部引进电影的中文字幕出现诸多硬伤的时候。

《复仇者联盟：奥创纪元》的翻译刘大勇这些天被推上风口浪尖，给电影字幕挑错成为网友乐此不疲的事。其实，因为对几部电影的争议翻译，贾秀球“成名”更早。连带着八一电影制片厂译制片部门也成为众矢之的。

说实话，我对刘翻译是有些同情的。电影台本2万多字，出现硬伤的毕竟是小部分。再者，社交网络时代，观众的外语水平又不可小觑，成千上万的人给你挑错，还真招架不住。

八一厂译制片部门负责人说，电影译制的时间被压缩，留给翻译的只有7-10天，刘大勇有些力不从心；字幕确实有硬伤，“漫威的东西不好翻，需要查阅很多资料”，“刘大勇确实年纪大了，以后会避免这样的情况”；在制作配音版时，一些翻译错误得以修正，但原声版没来得及修订……

这回应听上去挺诚恳，但总有种“你知不知道我们已经很努力了”的味道。遗憾的是，对于“挑剔”的观众来说，看重的是结果，并不关心过程。在这个讲求效率的时代，用时间太紧作为理由，足以引来第二轮诟病。译制单位也无法说出“你行你上”这种话，观众中藏龙卧虎，说不定“我上我就上”。

翻译是个精细活，外语、中文都要有一定造诣，对作品的背景知识也要有一定了解。当年提出“信达雅”的严复，其译作也被指出诸多错漏。翻译的名字还常常被人忽略。翻译家孙仲旭去世，我才发现带给我极佳阅读体验的那版《一九八四》，是孙老师的译作。

因为硬伤刷出了存在感，应该没有翻译愿意身处这样的窘境。然而，若不提升水平，唯一的逃离办法，恐怕也只有观众所说的：换人。